

以「機」閱人

翠袖乾坤 伍淑賢

常言道以貌取人，現在是以「機」閱人。何解？現在看人，往往先觀察他使用甚麼手機，是用 iPhone 還是用 Android 手機，然後看牌子，再看他還有甚麼如電子閱讀器或平板電腦等其他裝備，或者用 App 有甚麼心得。綜合各項，就略知這人的年齡、背景和消費取向。當然這是十分勢利的觀人方法，但有時在短時間內大概了解一個人，這些又是很有用的資訊。

在以「機」閱人的年代，我們的生活已在半知半覺中起了很多變化。上周末下午，我在中環閒逛，不意走到歌賦街，那兒有很多老字號茶餐廳和麵店，也有新派的咖啡店。我抬頭，赫然發現一家叫 Mading 的新開咖啡店，記起是個街坊開的，便進去幫襯，可惜街坊不在，便坐下來喝杯紅茶，看窗外風景。這時發現鄰桌有一年青女子，中環行政人員打扮，外貌很是討好，一個人吃了半個小甜餅，再喝杯拿鐵，手捧一本 E. Scott Fitzgerald 的印刷版小說《大亨小傳》(The Great Gatsby)。在看，正翻到三分一的光景。

由於我半年前也看了這書，那一刻突然很有親切感，而且也猜到牠到那些情節。雖然素昧平生，卻有上前搭讪的衝動，跟她聊聊天。可惜正猶豫之際，她已起來結賬走了，不然可能會有一段有趣的對話，甚至多交一個朋友。

我上面特別註明她在看印刷版小說，是因為我看的《大亨小傳》是電子版的。當天如果換了我，低頭用 iPhone 或 Android 看純文字，那人在咖啡吧，旁人坐得再近，也難發現我在看甚麼，不像一本拿在手的紙印小說，一看封面就知道，蓋也蓋不住，馬上知道不是同路人。當然在網上世界，我們交新朋友和拓大社交圈子的能量，是強了很多，但在現實世界，有些方面反比以前變得更窄更閉。

方言與寫作

琴台客 黃仲鳴

在寫作課堂上，學生常問這個問題：「在行文中夾雜方言，可以嗎？」又有問：「有些報刊大量使用粵語，或者港式中文，可以嗎？」我總是這樣回答：「寫作有方言，為什麼不好？至於報刊用上粵語、港式中文，那要看你在哪間報刊工作，「適者生存」。」

學生反駁：「有些老師就是不准。」我答：「你們交給那些老師的作業，就寫純正中文吧。」最後，哈哈一笑，還是說了那句意味深長的話：「適者生存。」學生再問：「用上這些話語，很多人都說不利於傳播到更遠的地區，沒有人看得明白。」我說：「一個地方有一地方的語言，使用方言往往是最傳神的，也突出了那個地區的文化最精髓的一部分。」

我雖然這樣回答，但自己每每迷茫。那天，當看到一部來自山東作家的書，我便釋然了。那是張煒的《小說坊八講：香港浸會大學授課錄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二〇一一年九月)，第一講就是「語言」，其中有一段「方言是真正的語言」。張煒說：「……語言既然是用來表達心情和思想的，那麼它做得越徹底傳神就越好。表達怎麼能脫離地方個性？這個個性一旦失去，語言肯定要變得貧乏無味。一些只在當地才使用的說話方式，往往是最生動最簡潔的，不可能被另一種語言完全取代。」

這真是中的之言！張煒強調，這是生活的語言，雖然未必所有讀者都能明白方言，但它對於一個地方來說，卻是最有表現力的。」



談小說作法，這書值得一讀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圓光寺水琴窟

海闊天空 蘇嘉熹

參觀京都圓光寺，是為了親眼識「親耳聆聽」水琴窟。第一次聽水琴音是在雲茶境，品茶時聽到從唱碟傳來一下一下清脆的滴水聲，驚為天籟，前告知現存最古的水琴窟便是坐落在前訪的圓光寺內。

京都圓光寺由德川家康創建於十七世紀初，為臨濟宗派寺院。寺院初以發展佛教，為一般人提供就學場所為目的，遠近聞名，也是日本最早的學校。現在這裡還保存許多當時從朝鮮傳入日本的書籍，和對日本文化出版影響巨大的木製活字。

水琴窟是指一種日本庭園裝飾和樂器，其結構包括一個倒轉的密封壺，流水通過壺上部的一個洞口流入壺內的小水池，從而產生悅耳的擊水聲音。其音像鈴聲，又像敲擊日本琴的琴音。圓光寺的水琴窟低調地設置在寺院圍牆內的水鉢旁，遊人可以湊近兩管竹筒，彎身側耳聆聽水琴音——叮叮、叮叮……

寺院後山建有德川家祭祀用的東照宮，雖因年久遠，疏於修葺，現只餘殘磚敗瓦，但規模仍在，隱約可見當日雄偉之況。其旁則為德川家公墓，碑石俱為日文，未能考證德川家是否真箇安葬於此。

翻譯外語一樣。一個翻譯，有些複雜難辨的意蘊就失去了。可是，為了使自己的意思傳播更遠，更大範圍交流，這些作者「就只可忍受一些損失，忍着心裡的痛，眼睜睜地看着它變成另一種語言。」我想，與其「忍受」何必要「翻譯」？我看傑克的小說，對白每喜用方言，有時是粵語，有時是滬語，極符合說者的身份。不過，為了傳播更遠，有些作者就來個方言註釋，如劉紹銘的《九七浪遊香港》、寒山碧的《選錄》。傑克有些小說，也用上了註釋。

記住一個村莊的名字



尤溪桂峰村。網上圖片

尤溪桂峰村。網上圖片。我想，桂峰村是非常具有詩意的，至少讓我印象深刻。尤溪之所以能出聖人，桂峰村之所以會有那麼顯赫的家族淵源，或許和它地處閩中、戴雲山脈有關。眾所周知，戴雲山脈為福建第二大山脈，山脈橫貫福建中部地區，主脊貫穿尤溪，主峰海拔1856米，雄偉挺拔，氣勢磅礴，素稱「閩中屋脊」。此外，戴雲山自然保護區內森林茂密，群山連綿，動植物資源豐富，珍稀動物有蘇門羚、雲豹、豹貓、黑熊、鵝掌楸、福建柏、油杉、黃檀等。這樣的地區沒有不揚名的道理。不過，美譽之下的桂峰村，一項已經埋進歷史，另一部也逐漸凋零，如冬天樹上的殘葉，再怎麼也看不到當年的繁華了。譬如當年沿村中小河兩邊的店面，叫賣聲和閣樓上青春女子的身影已不見了，還有那晾在吊樓陽台上的衣裳，包括那些途經此地，在此過夜的達官貴人、商賈小販和船工人的音容笑貌。總之，昔日的盛況已經不見了，只能憑想像去恢復當年那多姿多彩的情景。或許，這就叫歷史。

在中國的的土地上，不知有多少座村莊，而一座村莊的名字能夠被外界關注並記住，絕非偶然，必有其獨特之處。尤溪有個桂峰村，就是這樣一個地方。不過，尤溪桂峰村也不是一下子就引人關注並被記住的，外界的目光也不是一下子匯聚而來的，而是從歷史時空穿透過來。當我們來到桂峰村時，我看見了四下逃竄的河流和山路，而歷史就躲在角落裡，有的夾在門縫裡，還有的藏在牆壁中，以幽遠的目光和神情，注視著我們的到來，靜聽著遊客的腳步聲。歷史的呼吸聲是厚重和混濁的，桂峰村給我的印象是熟悉和陌生的。

桂峰村位於尤溪縣洋中鎮之東北向，海拔550米，為高高山谷地。四周群山環抱，雲霧繚繞，山清水秀，氣候宜人，歷史上曾被譽為「山中理窟」、「雲霞仙境」。2003年1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「歷史文化名村」，從而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參觀，並發出一聲聲的讚嘆。一個古村落能夠這樣被記住，肯定有原因的。

據悉，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孫蔡長，於宋淳祐七年(1247年)承祖訓於此避世隱居、耕讀傳家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自肇基以來，桂峰村全村只有一個姓氏，即蔡氏家族，而歷史上的桂峰村，人才輩出。據記載，明清兩代有進士3名，舉人12名，秀才412名。解放後，中專以上達數百人。其中大學生107人，碩士7人，教授、工程師多人，難怪有「桂峰無今古，學海有後人」之美譽。

作為名門之後的蔡長，做夢也沒有想到，當年，因金兵南侵，小朝廷偏安東南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北而南，而擇此地而避居隱世，後來，竟會有一條尤溪至福州的官道從桂峰經過。桂峰村因此成了當時尤溪內地達官貴人、商賈小販和船工往返福州的必經之地和食宿的唯一中轉站，這也是桂峰村之所以能夠迅速成為繁華之地，並有「小福州」之稱的原因。這真是所謂人算不如天算。

再為作家「醫病」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被我批評為文字不通的專欄作者(見十月二十六日本欄)，後來忽然有幾篇專欄文章筆順順起來了。寫作的功夫，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大躍進的，所以我懷疑那幾篇文章不是她寫的，大概是「請假」了。

到了近日，她的「原作」又出現，仍然詞語不通。且再來當一次文章病院的醫生，但下不為例。這種免費診斷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

她寫道：「之前一樣有登在本報的另一個調查」，「之前一樣」不通。她要說的是：「之前，刊在本報的一個調查報告」。

她對泛民主派的失敗，寫道：「於是，一派「泛民」，四分五裂之餘，霎時只見七零八落。」泛民主派就是泛民主派，為什麼要說一派泛民？「霎時只見七零八落」，指的是甚麼？她的意思是要說，泛民主派五分五裂之後，潰不成軍。她說，不用「潰不成軍」這個成語，因此才會寫成「霎時只見七零八落」這樣别扭的詞語。

「忽然出現涉嫌可能說不定旨在「刑票」，「由失驚無神派張敬富區居民搭車」，「至內容的邏輯混亂、烏煙瘴氣」，這些句子，才真正是邏輯混亂。「或有人鍾情大團圓磅礴的權、法治理念」，以為她是鍾情於大團圓地區的選情哩。

如此文字，還敢於批評港人的「中文水平，真教香港人汗顏」，正是「識講人唔識講自己」！

年宵攤位

思遊天地 思旋

「你收咗六千蚊未？」已成了近日城中熱語。每人獲政府派發六千元，一家四口的話，無端端多了二萬幾，吃嗎玩樂出手鬆些，顯然對疲弱的消費市場多了動力。

聖誕鐘聲已近，冬冬人也漸近，氣溫下降需要購置寒衣，多項因素有益於百貨公司商場零售生意有增。一年一度由香港中華廠商會舉辦的「年宵會」亦將於十二月十日上午開幕。愈辦愈好的「年宵會」入場與銷售成績有增，「丁財兩旺」矣！

時光荏苒，兔年將去，還有個多月將迎來龍年了。年宵攤位競技不因經濟低迷而興趣降，一個熱熱氣氣爆冷，高價投到，破紀錄哩。除了因為憧憬「派糖錢」到手有利消費市場外，近年樂見「通識教育」一下，學生在老師帶動下，投得年宵攤位創作創意實習，誠好事也。

生意是隻獲利倒是另一回事，從中獲得實踐經驗其實已是「賺」了。每年擺年宵攤位是否賺錢，很大程度上得助於「天時地利人和」。睇天行事至關重要。年宵攤位在戶外，若果天不作美，除非拍拖小兩口逛花市高唱劉嘉玲金曲《在雨中》大瀟灑漫遊之外，闔家歡的場面在雨中會減。如果冷鋒早臨，年花錯過應年不開的話，又或者暖流早來揮之不去，年花早開變了殘花時，花農和檔主倒要喊得一句句血本無歸了。

面對市道不佳，未必人人無運行。事關消費者口味日新，只要有創意，產品食品必受歡迎，會殺出一條生路突圍而出有運。去年有學生哥攤位創意產品受歡迎，未知是否賺了錢兼賺了口碑及信心對來年創業有鼓勵。同學仔一起做小本經營，從選料、買貨、設計以至理財等似乎在書本未必可學到，難得有機會實習營生了解誠好事也。

《寫意空間》的懷念

詩幻留形 陳智德

看過後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系列電影之後，加上準備香港文學教材的需要，我到圖書館重看了多齣改編或介紹香港文學的電視作品，包括八十年代的兩齣「小說家」和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三年的四齣《寫意空間》。我相信關心香港文學的讀者都會記得以上的電視作品，除了推廣文學的作用，個別作品因導演的功力更達到一定的藝術水平，很令人懷念。

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三年的四齣《寫意空間》由於具延續性，並能與當時頗為熱鬧的本地文學環境呼應，在一般觀眾和學界都導致較佳的推廣效果，但十分可惜的是，四齣之後就停頓下來，由二〇〇三年至今八年，港台再沒有拍攝這系列的電視作品也。早前所達致的推廣本地文學的成效也因斷裂而浪費。近月看到台灣方面的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系列電影，更讓我不斷想起，香港也有製作文學影視作品的歷史和經驗，卻沒有充分發揮。

「斷裂」似乎也是香港文學長年面對的問題，一份文學雜誌創刊，或一家出版社推出一系列文學書籍，或一陣的關注和討論，兩三年後雜誌停刊、出版社停頓、之前的一切好像從沒有發生，然後另一本雜誌出現，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系列的書，重複相近的話題和現象，直至他們又結束。香港文學永遠都處於「推廣」的階段和狀態中。

文學需要空間，無論對於創作或閱讀來說都是如此，愈深入的創作和閱讀，所需空間也愈多。可是，香港港的生活和工作環境，正是空間的冷血殺手，我們和文學怎樣冷靜面對生活，盡力抽出時間給文學，也難敵外在世界的殘酷殺傷力，其實不可能有創作和閱讀心目中的文學所需的空間，香港文學的斷裂，有部分大概也是缺乏空間的所造成。